

心香

# 湖山忘不了

■ 郑绩

今年10月17日是巴金逝世20周年。

那天我正好住在温州苍南的海边。房间的落地窗外是无尽蓝,碧蓝的天,湛蓝的海,以及黛蓝的山。为了清晨那一刻的辉煌灿烂,晚上特意开着窗帘。一大早,金光万道炸开漫天云雾,唤醒了沉睡的人。马上想起巴金的名篇《海上日出》。

“你是光,你是热,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。”曹禺对巴金的这句赞誉刻在了碑上,连着巴金的手模,一起安置在杭州北山路94—95号的江南文学会馆内。从曲院风荷北大门出来,对面有一块大石,上面镌刻着巴老手书“江南文学会馆”,自石后拾阶而上,便是94号的穗庐(或鲍庐),以及95号的汪曼峰旧宅。巴金亭便在95号洋房后花园内,方形石亭与江南款制大异其趣,其上的歇山顶倒颇有岭南风味,或因前主人汪曼峰出生于岭南钦州。汪曼峰曾就读于浙江求是书院,组建励志学社,首任杭县长,保护西泠印社,编辑《杭州白话报》,与马叙伦、陈叔通都是知交好友。江南文学会馆选址此处,自因有血脉相承。

巴金是四川人,祖籍却在浙江的嘉兴。1923年,巴金与三哥出川入沪求学,抽空至嘉兴李家祠堂祭拜,却见破败烂漏,急写信回蓉,由四川李家出资修葺。自此,巴金与浙

江,尤其是西湖的勾连再难割舍。《巴金全集》26卷,随手翻开,处处可见他与友人在西湖边的影迹行踪。年近百岁,晚辈前去看望,他犹记挂着欲待身体好一些便再去西湖看看。

西湖边有美景,更要紧的是有故人。上世纪30年代,他与萧珊曾连续七年来自杭州小住闲游。断桥边,苏堤畔,十里琅珰,俪影双双,萧珊过世后,巴金对萧珊的怀念常常以西湖山水为背景,思人念景,见景怀人。

除了爱妻,还有挚友。巴金与好友们的相约,常常定在西湖边。1937年初,卞之琳得到了一大笔稿费,遂到江浙、上海访友。那年春天,巴金与还叫芦焚的师陀、靳以、黄源和许粤华一起去杭州游玩,大家都回去了,唯芦焚留在孤山偷楼赶稿。卞之琳不久便追访而至,住在西湖西北岸的陶社,两人甚是相得,某天阅《大公报》,看到萧乾写的游记《雁荡行》,一时兴起,决定往雁荡山行旅。身在上海的巴金得知,即兴赶往西湖送行。三人把臂相游数日,临别前一晚,三个好朋友在天香楼聚餐,巴金忽然想起曾在日本报纸上见过的好友十年之约,芦焚答应,十年后再约天香楼,菜单也有了,“鱼头豆腐、龙井虾仁、东坡肉、西湖醋鱼……”

某晚我与同行聚餐,长沙学友有疑,问西湖醋鱼是怎么来的。其实也不过就是这样历代流传而来,由文人笔端反复提及而来,经文化这只红酥手再三传递而来。天香

楼始终是杭州名店,店名取自宋之问《灵隐寺》句: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”老杭州有谚:“要划船,西湖六码头;要吃菜,杭州天香楼。”天香楼犹在,巴金写给外孙女端端的菜名也仍然还在,是否当年滋味,却不免物转星移。

十年后,日本宣布投降,中国继续大乱。吴朗西与巴金理念不同,离开了文化生活社,只余巴金一人苦苦支撑;师陀为了生活,兼了三处职务,又要赶回老家为母侍疾;卞之琳在天津南开,对张充和求而不得,索性去牛津访学,三人都未应约再聚天香楼。然而巴金和卞之琳都记得,他们的通信里不但各表遗憾,还就约定的具体日子小小讨论了一番。

还有那些回不来的旧友。“我还记得就是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,陆蠡、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计划。我们都践了诺言,陆蠡最先交出译稿,我的译文出版最迟。陆蠡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宪兵队里,丽尼则把生命交给自己的同胞。当时同游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黎烈文后来贫困地病死在台北。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”在蜿蜒的湖山小径中,巴金与一个又一个的好友,永远地失散,永远地记得,永远地怀恋。

巴金总爱与人约在西湖相见,晚年他与曹禺分居南北,也不止一次约着同在杭州湖

边相见,然而老之将至,便是万事不便,终究未能成行。曹禺为巴金写下的句子,永远留在西湖边,这亦是另一种相伴。

不过杭州总还有来了就能见的老友。黄源只比巴金小一岁,先是住在葛岭的山上,年纪大了只得常住医院。晚年巴金来杭州,老兄弟常常在汪庄见面,并坐无言。岁月无情,黄源常说,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,只余这两个了。他们留下照片,神情严肃,垂垂老矣,一个坐在沙发上,一个坐在轮椅上,四手紧握,他们在共同缅怀一个人。

还有巴金怀念的方令孺大姐,她是名门望族的九姑,新月派的诗人,青岛大学酒八仙里的何仙姑,梁实秋认定的闻一多心仪的之人,她还是1956年新加入的共产党人,1958年开始的浙江省文联主席,巴金多年的好友。她在灵隐白乐桥3号的旧居,现在是文联的创作中心,当年是往来无白丁的作家聚会沙龙。上世纪60年代,巴金与萧珊无心悠游,去杭州只是为了看望方令孺,喝两杯清茶,一起走走,看看盖叫天的生圹,借此暖一暖人心。方令孺总是去城站接巴金夫妻,过几天,又在城站的月站上与他们挥手。

杭州便是这样一座淡淡的城,西湖也是这样一面淡淡的水,湖畔青山更是淡淡的重叠,历史远去,亦是淡淡的往复。几多曲折坎坷,岂知离绪万般。见山见水见巴金,杭州与巴金的缘分,是说不尽的悲喜离愁。

# 书生气和书香气

■ 陈韵邦

不知从何时起,“读书人”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画像:一边是满腹经纶、通晓古今的“书香青年”,一边是脱离现实、不通人情的“迂腐书生”。这不禁让人思考:同样与书为伴,为何在公众眼中会有如此大的区别?

“可以有书香气,不要有书生气”——这句充满辩证智慧的话,如同一面镜子,照见了当下年轻人与书籍、与世界相处的方式。

走进任何一个当代都市的咖啡馆,你很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象:年轻人手捧书本,沉浸阅读。但仔细观察,会发现他们与书籍的关系已然呈现出三种不同形态:

其一,“表演性阅读”与“实用性阅读”并存。社交媒体上,“今天读什么”话题下,精美摆拍的书籍封面与精心设计的阅读场景屡见不鲜。但同时,不少人的阅读更倾向于“即学即用”——工具书、成功学、技能类书籍大行其道,阅读的目的性明确。

其二,知识储备丰厚与现实应对笨拙形成反差。许多年轻人对历史典故、文学经典如数家珍,能在网络论坛上引经据典、侃侃而谈,却在职场沟通、人情交往中显得手足无措。

其三,理想世界的构建与现实世界的疏离同时存在。书籍为年轻人构建了丰富的精神家园,塑造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框架。但当书中的理想图景与现实生活产生落差时,部分人选择了退缩到书本世界,而非勇敢面对现实复杂性。

“书香气”与“书生气”,虽只有一字之差,却有着本质区别。书香气是内化于心的修养,书生气是流于表面的形式。书香气是知识沉淀后自然散发的气质,它不张扬却自有力;书生气则往往停留在机械引经据典、刻意展示学识的层面,如同孔乙己坚持穿着那件标志身份却又破旧不堪的长衫。

书香气是知行合一的智慧,书生气是脱离实践的清谈。真正有书香气的人,懂得将书中所得用于生活实践,在现实中检验、修正、提升自己的认知。而书生气则往往表现为知识的囤积者而非运用者,他们可以高谈阔论,却难以解决实际问题。

书香氤氲之人,因博览群书而更知世界之大、真理无穷,能以谦卑之心接纳不同。而书生气重者,容易因为读了几本书就筑起认知的高墙,以书本为标准评判一切,失去了对复杂现实的理解和包容。

明白了区别,更关键的是找到从“书生气”走向“书香气”的路径。这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提升,更是一种生存智慧的锤炼。

其一,既要“读万卷书”,也要“行万里路”。让读书与行路相互印证、彼此激发。陆游说: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只有在实践中检验过的知识,才能真正融入我们的生命,成为滋养灵魂的书香气。

其二,既要“仰望星空”,也要“脚踏实地”。书籍让我们看见崇高的思想、理想的社会,但与此同时,我们必须学会在现实的土地上耕耘,理解普通人的喜怒哀乐,在人间烟火中感受生活的温度。

其三,既要“融会贯通”,也要“守正创新”。真正的书香气,不是对书本知识的照单全收,而是在广博阅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、融会贯通。它要求我们尊重知识而不迷信书本,继承传统而又勇于创新,让知识在时代土壤中焕发新的生命力。

书香气的最高境界,或许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言:“越是聪明人,越要懂得下笨功夫。”这种“笨功夫”,不仅是钻研书本的执着,更是深入生活的勇气。

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我们不缺知识,缺的是将知识转化为智慧的能力;我们不缺读书人,缺的是既能有书香气、又能接地气的实践者。

# 天凉好个秋

■ 张炎琴

站在办公室窗前看到楼下梨树的小灯笼已一一掉落了,洒落一地金黄,被风卷着走,一个个小球打着滚儿跳跃着,像谁不小心撒了把碎黄。忽然想起前几天母亲打电话,说院里的柿子红了。

周末一早便往老家赶。路边的田野已是五彩颜色,稻田是金色的海洋,深黄的玉米压弯了秆,路边黄的、白的秋菊开得正艳,菊的清香飘荡在空中。

刚拐进母亲家的胡同,老远就看到母亲小小的身影,女儿看到外婆的身影开心地伸出手,朝着外婆大喊:“外婆,我们回来啦!”母亲看到我们,便开心地向我们招手。父亲说:“你们今早要回来,你母亲已经站在路口等你们很久了。”我一阵鼻子发酸。院子的桌上已摆满了我们爱吃的水果和零食。母亲说:“我猜你们该到了,风就把你们吹来了呢。现在天气凉了,坐这儿晒晒太阳吧。”

竹匾里晒着柿子,橙红的果子排得整整齐齐,在秋阳下亮得发光。“前天下了场小雨,秋一凉,柿子就甜透了。”母亲说着,拉我到柿子树下,树不高,枝丫上还挂着些没摘的柿子。

我搬了梯子帮着摘柿子,秋阳暖烘烘地照在背上,倒不觉得冷。母亲在下面递篮子,嘴里念叨着:“你小时候够不着,就等我摘,摘下来就往嘴里塞,涩得你直跺脚,还嘴硬说甜。”我笑着回头,看见母亲的皱纹里都浸着光,她的手有点抖,却安稳地接着我递下去的柿子。

摘完柿子,母亲和女儿把柿子放到竹匾上晒晒太阳。院里的桂花开了,香里裹着秋的甜,小院花香四溢。母亲说:“等柿子晒成柿饼,你拿回家在冬天煮茶时放两块,喝着甜甜的。”我看着母亲的手,手腕有点肿贴着药膏,但剥下来的柿子皮边缘整整齐齐。我一阵心疼,让母亲给我练手的机会,母亲拗不过我。我虽然剥得不整齐,但母亲却说我比她剥得好!

晚上睡在床上,风从窗户的缝里钻进来,窗帘布轻轻飘动。我隐约听见院里的虫鸣,像在低声轻吟。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。秋夜,我趴在母亲的腿上,她给我讲故事……

回程的时候,母亲装了一袋子柿饼,还有她晒的桂花干。“柿饼还没晒透,你回去放阳台晾几天,只有晒透了才甜。”母亲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口,风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,我伸手帮她理头发。母亲花白的头发,像干枯的秋草,却带着阳光的温度。

车开远了,回头看,母亲还站在门口,不停地向我招手。望着母亲,她就像一幅秋天的画。清凉凉的风吹来,罐子里的桂花干飘出甜香,女儿把一块还没晒透的柿饼,塞进了我的嘴里,一股甜意在嘴里慢慢地散开,带着点这秋阳的暖,风的凉。

我瞬间就读懂了辛弃疾那句:“天凉好个秋。”风虽是凉的,阳光却是暖的,嘴里吃着烟火气的甜,心里装着牵挂的人。秋虽凉了,可这凉里藏着浓浓爱意的暖,藏着岁月里酿出的甜,让人忍不住叹一句:“天凉好个秋啊!”

# 石头山的传奇

去写生,我又搭上便车,奔赴石塘的绮丽山海和石屋村落。只要有机会,我挺愿意跟着艺术家们四处走走,从他们的视角,发现不一样的世界。

石塘镇旧称“石塘山”,在古代为海岛,《光緒太平續志》载:“石塘山在松门东南,孤悬海中。”若从大陆遥望,孤悬在海中的石塘山,不就像一块露出海面的大石头吗?而身处岛上,这里取之不尽的资源就是石头。

早在宋元时期,石塘已有居民生息。明清时期,大量福建惠安渔民迁徙至此,与当地山民融合杂居。他们利用岛上充足的石材资源,建造了独具特色的石头屋。这种石头屋兼具坚固性和保温性,可以应对台风、海盗威胁。石屋墙体用本地花岗岩锯缝垒砌,厚度约60厘米。窗户设计高而小,可防止台风灌入。屋顶用密密麻麻的石头块压住青瓦,避免被台风掀起。因而,石塘的石屋群能够经受住岁月的侵蚀、海风的洗礼,像碉堡一样,巍然屹立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,石塘的石屋建筑群和渔村文化,吸引了吴冠中等画家前来创作,成为他们的艺术灵感来源之一。石塘渔村则因吴冠中的写生和作品而声名远扬,被赋予“东方的巴黎圣母院”称号。

此后,艺术家们纷至沓来。石塘的石屋建筑群和山海风貌,被提升到艺术审美层面。

彤彤

我先后两次到访石塘,都是艺术之旅。10多年前,中国美院摄影系的老师到石塘采风,我随同前往,到新千年第一缕曙光首照地观潮。清朝初年,台州一度成为东南沿海一带抗清的政治中心。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

上活动接济反清势力,清顺治帝颁布了“片板不许下海”的“禁海令”和“回撤30里”的“迁海令”,导致石塘居民被迫内迁,石塘沦为无人岛长达28年。这使石塘经历了严重的荒废,直到海禁解除后才逐渐恢复生机。

石塘从小岛变为半岛,成为松门半岛南端的滨海小镇,则是晚清时候了,这是人力和自然伟力共建共融的结果。清嘉庆九年(1804年),当地才开始在岛上铺设第一条砂路与大陆连通。由于还不时会遭遇涨潮危险,于是当地百姓继续在砂路基础上叠石建台,直至晚清,随着滩涂淤积加剧,小岛终于与大陆完全相连。

都说靠海吃海,但向海洋讨生活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人需要适应环境,环境也塑造人。鲁迅曾赞扬柔石具有“台州人的硬气”,我想,这种硬气必定与这个地方孕育的坚韧品性和强劲民风相关。

如今,台州式的硬气已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丰富和光大。

郭文标,温岭石塘镇小沙头村渔民,从15岁开始救人,坚持海上义务救助40余年,累计救助超过2000人,曾获国际“海上特别勇敢奖”、全国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,如今是石塘海上平安民间救助站站长,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。周六傍晚,我在石塘渔港码头上闲逛时,同伴认出了郭文标,说:“他就是那个平安水鬼!”只见一个年近花甲的渔民,像一个士兵放哨一样,站立在海岸边的救生船上。我不禁动容,那是怎样一种坚如磐石的信念?如果说这是新时代台州式的硬气,大概不为过。

这次到石塘,温岭画家林贤全程陪同我们。他因为长期弯腰作画,导致腰肌劳损,不能陪同其他画家写生,倒是和我有很多交谈。

得知他历时多年,聚焦“赶海人”这一特殊群体,起早贪黑,拍下3万多张珍贵的照片素材,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海洋生活的巨幅画作,得了很多全国性大奖。他还与一批“赶海人”交上了朋友,为他们的子女上学或就业提供资助和帮扶。看到如此接地气的画家,我突然觉得,他身上体现的这种“赶海人精神”,也可算是台州式硬气的一种吧。

在我看来,这种硬气是台州人骨子里的拼搏进取,是保持热爱奔向大海的坚定守护,是如大海般磅礴的激情和勇气,这些都已成为我们“民族气节”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这次同行的省水彩画协会主席周崇涨老师说,写生的意义在于捕捉现场的直观感觉,写生作品可以不很完美,但一定要体现一种“生气”,突出鲜活的、强烈的感官印象。其实,画家写生如此,作者记录生活、写点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?到现场去,到生活中去,才能感受触动心灵的瞬间,才能亲耳聆听生动的故事。

如今的石塘已不是昔日荒凉的小渔村,通过村镇合并、生态修复和文旅开发,石头山的故事演绎出多元而精彩的版本。打开这幅历史长轴,我们惊喜地看到:因为人的生存意志和伟大创造,书写了石头的传奇故事;因为艺术家的参与和艺术投射,现代和传统兼容的石头建筑群变得愈发美丽;因为海洋文化浸润和非遗文化传承,今天的石头城更加大气、包容,富有开放性和拓展性。